



# 在佛朗哥 独裁统治下的二十年

——西班牙工人阶级的生活与斗争

世界工会联合会编



# 在佛朗哥独裁統治下的二十年

——西班牙工人階級的生活与斗争

世界工会联合会編

北京編譯社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9年·北京

TWENTY YEARS UNDER  
THE FASCIST DICTATORSHIP  
OF GENERAL FRANCO  
—THE LIVES AND STRUGGLES OF  
THE SPANISH WORKERS

W. F. T. U. Publications Ltd  
London 1959

根据世界工联出版公司1959年伦敦版译出

**在佛朗哥独裁統治下的二十年**  
——西班牙工人阶级的生活与斗争

世界工会联合会編  
北京編譯社譯

---

出版者 世界知識出版社  
(北京干面胡同2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1号  
印刷者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書店  
定 价 每 本 一 角 七 分

---

开本787×1092公厘·印张1号·字数37,000  
1959年11月第1版 195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3003·506

## 目 录

1939—1959年的佛朗哥西班牙·····	1
内战结束时西班牙工人阶级和群众的情况·····	8
在佛朗哥独裁政权下获得成功的工会策略·····	12
佛朗哥政权下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	16
西班牙工人在争取较高生活水平的斗争中所获得的成就·····	24
1947年5月1日在维兹卡亚爆发的总罢工·····	25
1951年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总罢工和示威游行·····	26
1954年在增加工资的战斗中所获得的第一次巨大胜利·····	28
1956年——又赢得了工资进一步的增加并且恢复了 五一劳动节·····	30
1957年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举行的抵制交通运动·····	32
1958年的大罢工和全国和解日·····	34
在争取以和平民主的政权代替独裁政权的过程中， 劳动人民的斗争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37
佛朗哥政权的高压政策·····	41
高压政策的法律与方法·····	42
西班牙的政治犯·····	46
国际的支援和世界工联对西班牙工人的帮助·····	48

## 1939—1959年的佛朗哥西班牙

1939年3月31日，由法西斯叛乱分子挑起的恢复西班牙民主共和国（是在1931年4月14日宣告成立的）的内战结束了。

这次叛乱能战胜英勇保卫共和国的民主力量，主要是由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以及全世界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对叛乱分子提供了巨大的军事援助。

到1959年，佛朗哥将军在西班牙的法西斯统治已经整整二十年了，工人阶级所遭受的史无前例的野蛮剥削、苦难和压迫也整整二十年了。同时，这二十年也是西班牙工人不断地进行英勇斗争来夺回自己的政治自由、保卫自己的生活水平的时期。他们的斗争一直充满了骇人听闻的困难，在某些方面，这一斗争采取了卓有成效的不寻常的方式。

这些巨大的困难必须耐心地逐步加以克服。这些困难的产生是由于独裁政权建立后，法西斯分子根据1936年9月13日颁布的一条法令解散了所有的政党和工人的工会组织，并没收了它们的基金。

这一法令颁布后立刻就在叛乱分子所占据的区域里施行了，以后又扩大到全部被他们占据的领土。法令中说：

“凡今年2月16日选举组成所谓人民阵线的政党和政治或社会团体，以及曾经参与反对民族运动的组织，一律宣布为非法。

“兹规定，上述党派或团体的基金、动产、不动产与文

件等全部成为国家财产。”

后来，根据1939年9月23日提出的另一項法令，一切政治組織和工会的财产都成了长枪党的财产。长枪党是西班牙独裁政权下唯一能合法存在的政党。

取消了民主的和独立的工会之后，独裁政权进一步就組織了法西斯勞資協商性質的职工会，目的是造成“階級协调与合作”。佛朗哥將軍亲自反复申述了它的使命，說它“是人类关系的保証。它不是階級对立的表現，而是协调与諧和的工具。”

1938年3月9日的一項法令說：

“职工会是一个法定的公众組織。它是經過国家指导下的有关当局批准的、由国家工业中的工人、技术人員和雇員組成的团体。

“职工会是为国家服务的一个机构，国家主要依靠它来指导政治經濟工作。”

1940年1月26日又有一条法律使职工会的法西斯性質臻于完备的地步。其中規定：

“一切全部或部分代表或保护階級經濟利益的組織，不論是否在工会、工人协会、行会等等的控制之下，一律并入民族运动的职工会組織。”

同年12月6日，“职工会組織章程”确定了。其中重申该会从属于法西斯的长枪党，并且規定了地方、省、分区、全国等各級組織領導人的反民主的指派法。其中第19条規定：“职工会的一切職員必須从长枪黨員中选出”，第12条規定：“各行业的全国职工总会領導人都应由民族运动的全国領袖来指派。”应当指出的是，“运动”的全国領袖自然就是佛朗哥將軍了。

这一法律还规定，所有的工人与雇員都有义务参加各該行业或职业的职工会。1941年11月18日頒布的一条法令又以下述条款重新规定了这一义务：

“兹规定本国或外国十四岁以上工人或雇員，不論参加任何性質的經濟活动，均須向职工会繳納应繳的会費。”該法令还批准从一切工人、技术人員与管理人員的工資或薪金中扣除应繳的职工会会費。

根据这一法令，工人們便負有法律义务，必須参加佛朗哥的职工会，然而又完全无权选举該会领导人。这些领导人都是由长枪党指定的，而且必須是长枪党員。

被指派来的长枪党职工会领导人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証他們能通过职工会这个国家机构来推行和实现法西斯政府的經濟政策。为了进一步保証这一政策的实现，他們便在职工会的最高职位上安置了金融寡头和地主的代理人，其中有許多是律师、將軍和法西斯官員。只要稍微举几个例子就足以清楚地說明职工会法西斯领导人的社会地位：

职工会全国組織的总書記是何塞·馬利亚·馬丁內斯·桑切斯—阿霍納，即帕吞納·德尔坎波侯爵。

紡織工业全国职工总会的领导人罗德里戈·比瓦—特列斯是长枪党的全国代表，棉布业辛迪加的經理，司法部法律委员会委員，最高法院法官和西班牙議会秘書。

水、电、煤气业全国职工总会經濟部（經濟部代表工业中的雇主利益）委員卢卡斯·馬利亚·俄利阿·烏尔基霍是以下各企业的經理：“西班牙水电公司”、“利馬电气公司”、“西班牙照相器材公司”、“馬德里机器制造公司”、“罗迪俄玻璃公司”，并且是西班牙議会議員。

旅館业职工总会领导人埃米略·希梅內斯·米利亚斯是

“烈斯哥父子公司”的副總經理。

燃料业全国职工总会經濟部主任何塞·路易斯·阿吉雷·馬特斯是“庞菲拉多黑色冶金公司”的經理，“佛格罗索公司”的秘書，“康塔布利卡建筑公司”的劳动顧問和西班牙議會議員。

迭斯·德里維拉，即博特拉侯爵，西班牙艦队的海軍中將，是海軍部前秘書長，还是漁业全国职工总会的書記。

律師何塞·索利斯·路易斯，是职工总会的全国代表、长枪党的總書記和佛朗哥政府的部長。

去年，政府又頒布了一條法令，規定現役軍隊的軍官與職員可以轉任文職。在列舉出的可批准轉任的文職中，包括擔當由職工會雇用的職務。

職工會的勞資協商性質是根據梵蒂岡在他的“天主教會的社會公義法則”中所規定的政策擬定的。1951年，路易斯·阿勞諾在馬德里的“阿貝賽”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用下面的話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

“西班牙國家的社會性質，是以教皇的諭令為基礎的，而佛朗哥關於工人問題以及注意僱主與僱員之間的團結等指示不過是重復、詮釋教皇的指示，把它具體運用到每個特殊情況中而已。……西班牙又在漸漸變成了一個教權極盛的国家，一切的計劃和實施都是為主增光”。

由於對僱主與被剝削者的關係存在着這種反動的觀念，所以聖職人員便以“顧問”的名義參加了職工會的各級組織來進行指導。這種宗教顧問有責任使西班牙的工業與經濟生活充滿天主教社會理論精神。這就是耶穌會教士佛洛倫蒂諾·德爾巴列在“西班牙的社會體系”一書中為這些“勞工的布道者”所規定的任務。這個任務是依靠有職工總會省領



领导人参加的全国宗教会议来调整的，在会上大家作出同意的结论送呈佛朗哥将军。

职工会的一个特点是，他们操纵从外国购买的原料的进口与分配。这一职能是由职工会运动的经济部执行的，而经济部则只是由雇主和长枪党领导人组成。因此，这种垄断使他们很容易地获得丰厚的利润。职工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任何企业中的职工总会最高官方代表都是雇主本人，他有责任保证完成职工会上级官员分配的生产指标。1940年12月6日颁布的法令，对这一职能作了详细的规定。

看到这些情形以后，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资产阶级和金融寡头所以关心去完成反工人阶级的职工会所制定的生产指标。职工会的唯一作用就是实现全部由垄断资本主义策划的经济政策。

根据经济评论杂志和报纸所发表的官方资料，西班牙的垄断集团很有理由对于佛朗哥政府的工业政策感到满意。这一政策保证了他们的利润年年上升，下面的数字就是证明：

#### “维兹卡亚高炉冶炼厂”

年份	纯利润（比塞大）
1935.....	7,931,624
1945.....	16,820,057
1956.....	116,363,531

#### “海运工程公司”

1935.....	738,264
1945.....	5,815,598
1956.....	44,700,000

“里夫西班牙矿业公司”

1935	13,170,906
1945	39,712,656
1957	327,770,953

“西班牙石油公司”

1935	1,910,904
1945	25,397,045
1957	226,700,000

“西班牙国民赛璐珞制品公司”

1945	14,448,288
1955	152,397,570
1956	163,627,232

“加特罗拉电力公司”

1953	116,952,405
1955	289,720,677
1957	456,400,000

“西尔萨尔特斯电气公司”

1952	12,264,582
1955	64,773,012
1956	118,777,815

但是工农业工人的工资（包括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者所获得的报酬在内），同不断上涨的生活费用相比，一直在下降。因为政府当局一方面批准垄断组织强加于人的上涨物价，另一方面则反对增加工资或薪金。这样就加强了职工会和“农民兄弟会”的主要作用，这两个组织控制着一千万工

人和被僱用者（包括商業、農業和交通運輸等所有國民經濟部門的人員）的經濟生活。

關於職工會這一駭人聽聞的官僚機構我們只要看看下列的事實就可以獲得一些概念：地方職工會一共有一萬二千五百個以上（其中包括“農民兄弟會”），每一個地方組織，都由上級長槍黨官員選任的委員會指導。這些省委員會又外加上千個左右的經濟部和許多其他附加的社會部。就國家級組織說來，全國委員會大約有750個。

工人必須繳付的職工會會費占工資的0.5%，而僱主應交的會費則相當於他付給企業中僱員的工薪的1.5%。至於會費收入如何開支的問題，職工會領導人是不向工人公布的。不過，職工會的機關報“朴愛布羅”卻發表了1958年的會費收入數字，該款項共達一百七十四萬四千九百三十一比塞大，這說明職工會活動從西班牙工人階級身上榨取了一筆駭人聽聞的金錢。

佛朗哥政府不但取消了集會結社與自由發表意見等民主權利，而且還宣布罷工為犯罪行為。

儘管佛朗哥當局不斷進行大力鎮壓，他們仍然阻擋不住城鄉工人的活動。這種活動在戰鬥的工人階級領導下已經發展成為全國規模的運動。他們舉行了游行示威和罷工來保衛生活水平、要求提高工資水平、要求確定八小時工作日的最低工資並按生活費用調整福利費<sup>①</sup>、要求同工同酬、要求支付失業救濟金、要求罷工權利、要求職工會民主化等等。總而言之，他們要求的是彌補現有工資水平和不斷增漲的生活費用之間所存在的令人難以置信的距離，這一距離使西班牙

<sup>①</sup> 指按物價進行調整的生活福利費。——譯者

成为欧洲生活水平最低的国家。

西班牙工人虽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但从沒有放弃反对剝削的斗争，这种剝削使他們墜入痛苦与貧困的深渊。

佛朗哥在职工会省級领导人會議上曾亲自談到这些保卫生活水平的行动，他說：“現在仍然有宣传階級斗争的馬克思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遺留和保存下来，”接着說：“我們必須繼續以鉄腕来鎮压宣传这种說法的人。”

他們不断重复运用“鉄腕”的必要性，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事实里得到进一步証明：現存的有关工人階級的民法已經是十分不民主和殘暴的了，但是他們还要改用軍法来对付罢工行动。这种法律所对付的工人階級已經受着垄断資本主义的过度剝削，每天必須工作12—14小时，缺少基本的政治自由，沒有罢工权利，不能以合法方式組織真正的工会而必須参加法西斯的职工会和“农民兄弟会”，而且在这两种組織中劳工是不可能自己真正的代表的。

要理解西班牙工人階級的斗争，就必须理解这些困难，并且有必要說明在佛朗哥独裁政权建立时，反对佛朗哥的运动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工人階級的覺悟究竟达到了什么水平，斗争究竟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开展。

## 內战結束时西班牙工人階級和群众的状况

工人階級和国际工会运动中的人都知道，西班牙工人在反对資本家剝削方面是有悠久的历史的。在这一斗争中，工会主义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

十九世紀初期，西班牙就出現了第一批工人的組織，它們和古代的基尔特組織有些相似。1839年，这些組織中最进

步的是在加泰罗尼亚成立的“棉紡业工人互济会”。在这儿工人已經开始起来保卫自己的阶级利益了。組織章程中包括“如果雇主企图降低工資，工人阶级就有权宣布罢工”。工会会员不得容許“劳动日有任何延长”。

1842年在巴塞罗那爆发了一次反对埃斯帕塔罗將軍反动政策的巨大运动。那时伊薩維耳二世年幼，由埃斯帕塔罗將軍摄政。在这次运动中，工人阶级要求民主权利，并为改善生活条件而斗争；他們要求縮短劳动日和增加工資。一年以后，加泰罗尼亚工人組織遭到了反动政府的镇压。

1845年，巴塞罗那、馬德里和昂达卢西亚等地由于农业工人大規模暴动的結果，出版了一些期刊，保卫“工人的就业权利以及組成自己的組織与获得幸福生活的权利”，并且譴責了“私有财产和濫用資本的不当”。

1855年6月2日，西班牙爆发了第一次大規模的无产阶级运动。四万工人（几近巴塞罗那当时人口的四分之一）宣布了总罢工。从开始起，这次的罢工就具有无产阶级的特征，群众控制街道达几天之久。在某几个区里建立了街垒。他們提出的口号有“自由万岁”、“集会結社权利万岁”和“我們要求面包和工作”等等。这次罢工蔓延到了加泰罗尼亚的其他重要城市。

这是西班牙工人第一次用总罢工的武器来反对剝削和保卫自己的經濟、政治与社会利益。直到今天，这一罢工还是和工人何塞·巴塞洛的名字連在一起的。他是加泰罗尼亚棉紡业工人协会的主席，是这一次罢工运动的领导人，后来被判处絞刑。在死前，巴塞洛对劊子手們高呼“自由万岁”的口号；并且提醒劊子手說，工人們将会加倍增强他們的斗争来抗議他的被害。

1888年，社会主义工人創立了“西班牙工人联合总会”，这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进展，这一組織在刚成立的几年中所作的斗争对于提高西班牙工人的阶级觉悟方面起了主导作用。这些社会主义工人不断地鼓舞着以后各代工人起来开展这一伟大而强有力的工会运动。

1911年时，无政府主义派的工人才組織了“全国工人联盟”，也就是說，这一組織直到“西班牙工人联合总会”成立后二十年才出現。正和其他許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一样，西班牙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工会組織。但是“西班牙工人联合总会”和“全国工人联盟”在西班牙工会运动中却是最强大和最有代表性的两个組織。

当法西斯叛乱在1936年爆发时，这两大組織的领导人、干部和会员都英勇地和其他民主力量一起保卫人民在1931年通过民主选举成立的共和国。

在內战时期，各工会組織最后几乎包括了全部工农业的劳动人口。工会在动员大家生产食物和日用品来供应人民，以及为人民军队提供軍需物資和武器。在这几方面工会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

工人阶级虽然并没有能使这两大組織結合起来。但在团结方面却跨进了一大步。这是由“西班牙工人联合总会”发起的。1938年3月間，“西班牙工人联合总会”和“全国工人联盟”之間訂立了一項团结条約，这一条約的精神与条文如果一直实行到底的話，西班牙的工人阶级就可以免除了許多痛苦。

在內战持續的三十个月中，軍事行动方面所遭受的损失是十分沉重的。生命和财产两方面的牺牲主要落在工人阶级身上。在爭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中牺牲的烈士当中，包括

着千万个西班牙工人階級中最先进的政治和工会領袖。我們还应当記住，在法西斯叛乱一开始就获得成功的区域里，工会領袖和工人階級斗士还曾經成群地遭到屠杀。

內战结束后，还有许多工人階級的斗士成了法西斯恐怖統治的牺牲品。由于佛朗哥政府隱匿消息，所以我們无法提出精确的数字。但据估計，到1939年末，被关进監獄的一共有三十万人，其中絕大部分都是或多或少参加了工人階級运动的人。

我們还必须記住大批經驗丰富的工会活动者由于要逃避佛朗哥当局的監禁或杀害，被迫逃亡在外。

独裁政权建立后，許多区域中实在缺少工业劳动力。于是他們就把落后的、很缺乏或者根本没有組織工会經驗的区域里的工人迁移来，其中有許多都是非技术工人。

还有一点也应当指出，“西班牙工人联合总会”和“全国工人联盟”中某些无政府主义者和首要的右翼領袖人，原先就一直在反对和破坏工会团結盟約；到內战将近結束的前几个星期，他們就坚决地和某些共和国分子和軍界人士串通起来，对于当时的合法政府发动叛乱，并和法西斯分子进行談判。这一背叛行为对于工人階級和民主力量的团結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于鼓舞人們保卫民主共和国政府的抗战精神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由于上述因素，摆在西班牙人民面前的是法西斯独裁政权获得了胜利，統治了整个西班牙，因而情况非常困难。經過多年的斗争，备尝艰苦，而且遭受了不应有的残酷失敗以后，群众都变得意志消沉了。受創的工人階級实际上失去了領袖人，而且沒有工会組織者了。同时由于組成人員变动的結果，工人階級組織中便出現了一个政治覺悟的新低潮。

要从挫折中复元，要克服这种新客观环境中的前所未见的困难，西班牙工人阶级就必须经过一段漫长而艰苦的道路。

我们的同志必须在恐怖的环境下缓慢而耐心地教导、组织和团结劳动人民，让他们起来斗争，争取改善生活与工作条件，反对独裁政权，并恢复西班牙人民被暴力夺去的民主权利。

## 在佛朗哥独裁政权下获得成功的工会策略

新的形势既然这样复杂，我们的西班牙同志要想找到最可能获得成功的斗争方法就很不容易。由于这些困难而产生的错误和缺点必须加以纠正。

许多年以来，在独裁政权下所采取的策略一直是在加泰罗尼亚、维兹卡亚和马德里等工业中心的较重要工业中建立地下工会组织。

实际上这一种策略并不能帮助我们和工人保持联系。同时，由于西班牙政权的性质，地下工会很容易被警察特务发现。在这些经常尝试的自杀性行动中，甚至有些被政府当局拘留的同志被判了死刑，例如“全国电报与电话工人联合会”中的何塞·萨图就是这样。后来由于国际间有一个支援运动为他呼吁，才把他的死刑减为三十年徒刑。

根据西班牙国内以及国际工会运动的经验，进行过大约十年的地下斗争以后，我们就采取了一种新的策略，大胆地把地下斗争和佛朗哥的社会立法所提供的有限的合法行动方式结合起来。这样就充分地利用了现有的一切可能，和工厂以及其他工作地点保持联系，甚至打入了法西斯政权控制的



职工会内部。

这一种策略最初所遇到的困难是非常巨大的，原因是劳动人民痛恨职工会。但是经过一段时期以后，大部分工人都理解到这是通过职工会来做工作和发动群众，决不是和他们进行合作；理解到这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可以开展保卫自己生活水平的活动，并最后使职工会民主化，使它独立于国家和资产阶级之外而真正地成为工人阶级的工具。

当工人阶级日益看清了这些目标之后，就不断地对职工会及其领袖们施加与日俱增的强大压力，他们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指责不实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官方规定的雇主，指责法西斯领导人员的专制作风，要求有权选举职工会领导人员，举行集会讨论工资、工时与工作条件等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求工人阶级直接选入职工会的代表应当有机会执行保卫工人的职权，而没有被雇主与职工会高级人员迫害的危险。

象这样运用有限的合法形式并不排斥运用多种多样的法外行动；但是由于工人阶级斗争精神发展不平衡，所以不同地区和不同工业部门中的法外行动都必须适应具体情况。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行动是采取短期“静坐”罢工的形式；在另一些情况下，则采取工人集体迟到的形式，以便减少生产。还有些时候，这种行动只限于拒绝做超时工作，或只限于用征集签名和提出请愿书的方式来支持自己的要求。但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就采取更富有战斗精神的行动，如用“怠工”或实际罢工来保证自己的要求；不过这一切都只有在条件有利而所有合法方式都已经用尽了以后才采取，以便尽量减少报复。

另外有一种斗争形式也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那就是在

主要的中心城市抵制交通運輸。这种斗争形式不仅被提升为对生活費用和佛朗哥政权本身的主要政治抗議，而且也使广大的中等階級和自由职业者倾向于工人方面来反对佛朗哥的暴政。

这一种斗争方法所取得的第一次巨大成功是1951年的巴塞罗那总罢工以及同年3月和4月間所举行的游行示威。值得注意的是，职工会中工人階級自己的直接代表的會議在准备巴塞罗那总罢工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监督这一次會議的法西斯職員不得不在沒有得到任何決議的情形下中止这一次議程，因为代表中占上风的意見是，如果工人階級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就贊成罢工。在这一次會議举行期間，巴塞罗那的工人們表現出了西班牙工人階級深刻的不滿情緒。

工人階級原先已在不断地发生騷动，抗議生活費用不断增漲，要求增加工資。到1955年时，职工会中的运动发展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使得职工会的独裁领导人不得不召集西班牙工人代表大会来消除这种不滿情緒。然而这一計劃虽然經過多方的操縱，仍然遭到失敗。他們非但无法阻止通过代表工人階級意見的決議，同时通过的決議中还包括訂立最低工資标准并按物价調整工資、八小时工作日、同工同酬和領取失业救济金权利等要求。

这些要求並沒有全部得到滿足，但我們的西班牙同志可以迫使职工会高級人員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接受这些建議，这就使他們的要求得到了一个合法的講坛。同时这也使各工业部門（包括专业工人）的共同要求能得到團結一致的行动。

在工人运用合法策略反对佛朗哥主义的斗争中，最重要的一次行动是1957年9月間职工会代表举行的选举。在准备

和进行选举的过程中，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工人都团结起来一致行动。这种团结保证了大公无私和全心全意保卫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人阶级代表，不但是在人数众多的而且是在最重要的工厂中都能当选。这些代表大部分都很年轻，而且在工人阶级经常进行的斗争中经过了考验。这一结果，大大地改变了工人代表中的整个成分。而原先的工人“代表”一直是法西斯领导人听话的工具。在地方级和省级的职工会运动的“社会部”中，这一改变是非常深刻的。

象这样用民主方式选出的战斗工人阶级的重要集团，是工人阶级在工厂和职工会中的直接代表。他们现在可以合法地，不触犯法西斯的法律，公开地提出问题和工人讨论，同时还可以向雇主和职工会人员提出工人的要求，并为他们的要求辩护。这一情形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和战斗精神，以致使工人代表的组织变成了真正的工人委员会。在职工会运动内部，将合法与非法的方式结合起来运用以后，他们就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工人运动，以便在职工会运动本身的既存框架里建立一个真正工人阶级的工会运动。

这一种趋势自然会遇到一切想象得到的反对，同时被选出的工人代表也遇到了最野蛮最粗暴的警察恫吓。他们经常受到传讯、恐吓甚至于被逮捕。职工会的领导人和雇主们合谋的结果，常常是把战斗精神突出的工人代表开除。

然而这一切手段都没有奏效。这一点可以由1958年3月和4月间在阿斯土里亚的煤矿区和巴塞罗那等地所发动的、围绕着5月5日的“全国和解日”的伟大斗争来证明。这一次运动得到了绝大多数工人阶级代表的支持。

这一斗争虽然存在着许多困难，但是我们的西班牙同志如果放弃这种斗争，不去利用现存的合法方式，并进一步加

以发展，就会造成更大的牺牲，同时也会增加他們斗争中的困难和减少他們斗争的效果。

在发展这一种斗争形式时，工人阶级在保护自己的安全方面获得了更多的經驗，并且更加坚定和纪律性更强了。报复、开除以至监禁，都不能吓倒工人阶级选出的代表，他們有直接共事的工人以及全西班牙与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一致支持。佛朗哥警察当局所采取的报复手段只能增加被害者的声誉和威信。

在这种条件下被选入职工总会工作的无数工人阶级斗士都获得了实际經驗，这不但能保证工会具有一支难以估价的干部后备队伍，同时也保证西班牙未来的工会运动能起头等重要的作用。

他們既然認識到必須維持和巩固合法的形式以便产生更有利的斗争条件，所以就发动了一场坚决的斗争来保卫社会权利，并維持适当的生活水平。在这一行动中特别强调的是能获得工人阶级最广泛支持的要求，如增加薪金与工資、确定最低工資水平并按生活費用調整福利費、八小时工作日、同工同酬、領取失业救济金的权利和职工会民主化、职工会举行自由选举、罢工等权利，以及大赦政治犯和被放逐者等等。

## 佛朗哥政权下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

西班牙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可以从1936年（共和国时期）到1958年生活水平全面降低这一事实得到充份說明。下面的例証可以典型地說明这种生活状况：

1936年以来，通貨已經增加到四十八亿三千六百万比

塞大，增加了十四倍。可是，工业生产指数在这一时期中，却只增加了一倍半，而农业生产1958年只达到1936年水平的88%。我們可以看出，在二十多年里生产微不足道的增长是和通货膨胀的数量不相适应的，这种膨胀主要是由物价上涨所造成。

最近（1958年末），馬德里商会举行了一次調查，提出了以下的資料，这种資料本身对于佛朗哥政权就是一个譴責。如果以1932—1936年时期的物价水平为100，那么1958年的物价就达到1,277，增加达十二倍。这一数字是指平均的增漲。如果从人民的主要食品来看，增加的比例就更为惊人了，情形如下：

	1936年价格 (比塞大)	1958年价格 (比塞大)	增加到 的倍数
肉类	6.00	75.00	12.50
面包	0.65	8.00	12.50
黄油	6.00	75.00	12.50
埃及豆	0.90	12.00	13.50
酒类(立升)	0.55	7.50	13.63
肥皂	1.60	24.00	15.00
干酪	5.00	75.00	15.00
干豆	0.85	13.00	15.29
巴加拉涅(低等肉类)	1.60	25.00	15.62
煤炭	0.09	1.50	16.66
盐	0.10	1.75	17.50
馬鈴薯	0.20	3.65	18.25

上述数字是1936—1958年間的数字。至于1958年以后，据估計物价又增加了30—40%。

在所謂的佛朗哥劳动宪章中有一条規定：“对工人的工

資必須規定一个最低水平，使工人和他的家庭足以維持一个适当的生活水平。”經過二十年的独裁統治之后，西班牙工人非但没有获得一个适当的生活水平，反而远逊于1936年的生活水平。

馬德里商会这一次調查还指出，1936年的平均每日基本工資是8.75比塞大，到1957年时增加为43比塞大，为原来的五倍。所以我們很容易看出，物价既已增加到十二倍以上，人民在法西斯政权下的購買力和共和国时期比較就降低了一半以上。佛朗哥政府的法律对工資水平作了如下的規定：

### 基本工資

基本工資由劳动部长根据固定的尺度加以确定，該尺度在三个划定的地理区域中各有不同。在每一个区里基本工資等級的差額是5.35比塞大。此外，还有一、二、三等三种技术工人的等級，这三种工資水平都不相同。（享受較高工資水准的第一等級，只有工龄达到二十二年的工人才能取得，技术与工作性質不論。）

至于对女工就更加歧視了。在五金工业中，女工做同样工作所得的工資要少20%。在紡織工业中，和男工比起来，女工的工資少21%，妇女輔助工的工資少25%，妇女徒工少30%。在化学工业中，第一級女工所得的工資少41%，第二級女工則少46%。

### 家庭補助費

这种補助由劳动部长决定，他为各工业部門規定了一个固定的百分比数字。这一数字分別为工資总数的15%到20%不等。根据法律，各企业必須按已确定百分比拨出一笔款集成中央基金，这笔基金是按已婚工人和依賴他們贍养的兒童

数目所构成的总点数来分配的。点数按下列基数决定：已婚工人五点、生育一个子女的六点、生育两个子女的七点、以下递增至生育十个子女的已婚工人三十点。

由于各地区的工资尺度不同以及工业的性质和就业引起了不同和不规则的工资，工人的数目各异，这成了工人中经常引起纷争的根源。

此外还有一个困难是，工人的婚姻如果不经国家承认，就不能为他的妻室儿女取得外加的点（例如在共和国时期举行世俗婚礼的工人就是这样；某些宗教团体中的工人，也遇到同样情形）。还有农业工人、林业工人以及家庭仆役等都不能享受这种补助金。

### 其他补贴

佛朗哥的法律规定了两种补助工资的福利金，一种在圣诞节时发给，另一种在7月18日发给，数目大约相当于这两个月每月增加十天的工资。在决定基本工资时，星期日也计算在内。

每年的假日按不同工业或不同性质的职业习惯而有所不同，最少是十天，最多是四个星期。产业工人是十天，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是四个星期。

关于工资问题，还必须考虑到：在城市和乡村里的六百万左右的工人中，将近四百万人无权领得上述补助费。单就工业而言，在二百五十万工人中，就有一百多万人不能领取这种福利金。

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广大的工人所得的工资比官方分布的“平均”工资要低得多。下述的数字<sup>①</sup>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sup>①</sup> 这些统计是关于维兹卡亚工人的统计数字，该省是西班牙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工资比其他工业化程度较差的地区的“法定工资”要高。

每天收入115—125比塞大的工人占	5%
每天收入100—115	20%
每天收入90—100	30%
每天收入70—90	35%
每天收入70以下	10%

(上述数字除了每日基本工资还包括所增加的补助费与补贴)

值得参考的是，据最近巴塞罗那某一工厂的一群技术人员与工人估计，一个有两个子女的家庭每月必需的最低开支是4,500比塞大，而天主教社会组织所估计的最低数字，则是每天116.98比塞大。在西班牙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里，有95%的地方每个8小时工作日的收入，都不足以满足最起码的生活需求。

西班牙的国民收入，有47%来自农业。在六百万左右受雇的工人中，有三百五十万是农业工人。这一数字就说明这一经济部门的重要性。但是农业工人的工资不仅低于工业部门，同时他们受季节工作的祸害就象害时疫病一样，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失业，而且失业时间很长。在三百五十万农业工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具有固定的工作，其他的人都被迫依靠季节性的工作。尤其是西班牙南部，单种作物特别盛行（其中主要是橄榄与软木业），这种情形就特别严重。

在西班牙的某些区域中，农业中受雇的日工每年工作不超过3—4个月。其结果是成千上万个家庭过着非人的穷困生活，整年挨饿。当他们迁入都市和城镇时，就很容易被利用，作为一种武器来威胁和攻击工人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

在二十年的法西斯统治以后，直到现在才有人谈起把有限的社会保险措施扩展到农业中去。1959年1月15日，劳动



部长接見了“西班牙前卫”杂志的記者，他說：“我們知道，現在正在为农业准备一个社会保險計劃。”这一种刻不容緩的措施，現在还只做了这样含混其詞的允諾。因此农业工人必須进行一次坚决斗争，来保证它的实现。

农业工人在第一区域中的法定工資是每天33比塞大；在第二区域中，是每天31比塞大；然而工业中的日工基本工資，在第一、二、三等区域里，却是36、34、31比塞大。

从另一方面說来，何塞·克里斯托瓦尔·桑切斯·馬約蒂亞爵士在1957年12月23日于科多巴举行的天主教社会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个正式报告，可以讓我們得到一个关于农业领域中現有生活状况的概念。他說：“在1955年全部国民收入中来自农业稅的部分共达六百三十二亿四千三百万比塞大，其中仅有20%是来自昂达卢西亚。至于昂达卢西亚省的生活水平，每个居民的平均直接稅每年为3,500比塞大（而西班牙在1955年的全国平均数則是每人9,436比塞大）。这些数目都是平均数，所以由此可以推定对于广大的工人群众說来，数字还要更加高得惊人。”

馬約蒂亞爵士接着說：“昂达卢西亚的居民有四分之一是文盲，西班牙絕大多数的农业区中情形都是这样。”

根据西班牙的稅收制度，收入有60%以上来自間接稅，在消費者身上加上了沉重的負担；也就是說，在全国的大多数人身上，尤其是在工人階級身上，加上了沉重的負担。比如說：农民就必須交納四十二种不同的稅款。

房租很貴，房屋也很缺，这两个因素自然是交互作用的。1958年11月，房管部部长兼长枪党总書記阿累塞明确地說，西班牙全国有一百二十万家庭缺乏住处或生活在破陋不堪的棚子里。一所中等住房的平均房租，每月約为400—500

比塞大，这就占去一个熟练工人基本收入的50%。

下述的统计数字清楚地说明政府对严重的房屋问题缺乏注意：用于房屋建筑的水泥和总产量的比例，在荷兰是41.95%，在德国是20.45%，在西班牙则只占4%。

#### 各国每1,000人房屋建筑的比例

西德.....	10.13
英国.....	7.08
荷兰.....	6.29
瑞士.....	6.04
比利时.....	5.38
西班牙.....	0.86

下面关于主要食品的消费数字，也能说明问题。在共和国时代，西班牙每个居民糖消费量是12公斤，现在只是7.91公斤，而法国则为29公斤。肉的消费量，在西班牙每人每年为11.3公斤，而法国则是72公斤。每人每年购买的鞋，在西班牙现在为0.8双，而法国平均为1.5双，捷克斯洛伐克每年平均为3双。

由于工资过低和生活水平又低得难以令人置信（乡村尤其是如此），所以就产生了普遍的移民现象。成千上万的临时工，常到法国去做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工，去作稻米播种或收获葡萄的工作。除开这些以外，西班牙每年都有六万左右的人前往拉丁美洲寻找工作。<sup>①</sup>

以往这种移民是自动的，而现在则是由国家加以鼓励提倡，并且公开把这种现象说成是一个“放气阀，可以帮助减轻局势的严重性”。

<sup>①</sup> 据官方公布数字，1952—1956年间移民的总数是三十万人。

毕尔巴鄂銀行最近举行了一次調查，对于1956年国民收入的分配提出了下列数字：有931,000个工业家、商人和收租人分享了800亿比塞大，而3,967,000个工业、农业与家庭中被雇佣的人却只得到410亿比塞大，这说明在社会产品的分配上存在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距离，这个距离还在繼續加大。比如說，在1953年，工資代表着国民收入的55.74%，但到1956年，这个数目就降为48.49%。

如果把工資和利潤加以比較，那么剩余价值和剝削率就可以用下面的数字說明：

1953.....	79.38
1954.....	95.79
1955.....	105.63
1956.....	106.22

为了挣得最起碼的最低工資，工人們被迫每天从事十小时以至十二小时的工作；但是，連这种可能也已在不断减少。比如說，单在紡織工业中，从1956—1957年全部雇用的人力就减少了6.7%，而全部工时則减少17.1%。这一数字突出地說明了有关工人大大地陷入穷困之中。

最近在1958年3—4月間所发生的几次罢工，清楚地說明工人們不但沒有向这种局势投降，而是愈益倾向于加以还击。

在西班牙工人阶级的进攻下，政府当局在1958年4月24日采取了一项治标的措施，頒布了一项所謂职工会集体合同法。根据这一条法律，至少在理論上打破了工資冻结的政策，批准工人与雇主之間通过职工会进行修改或訂立新的工資合同的談判。

但这一法律，在原則上只能应用于雇用五百名工人以上的企业，并且受着1958年7月22日政府所公布的一种法規的限制。同时还受着9月1日职工会总書記所发布的关于雇佣条件的法規的限制。

显然佛朗哥和政府指派的职工会的領導人物对工人階級的要求，除非迫不得已是谁也不肯讓步的。职工会全国代表团經濟部副書記馬里亚諾·罗哈斯·莫拉莱斯強調指出了政府方面对于职工会集体合同法所希望的是什么。他說：“据我看来，这些協議的基本目的是使各方面的生产率增加。”其他領導人員也馬上就声称：“我們必須避免訂立导致物价进一步上涨的協議。”

政府在1956年批准了一次增加工資以后，就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增加工資。然而此后几年，物价却繼續上涨到一个惊人的程度。阿斯土里亚和巴塞罗那在3月和4月間发生的罢工，基本上是由于低工資与高物价之間存在严重的差額。这以后，工人沒有得到滿足的一些要求中，始終包括着基本生活工資，八小时工作日和按物价調整福利費等項，这些口号体现了工人的共同要求，因而对他們起了团結的作用。

## 西班牙工人在爭取較高生活水平的 斗争中所获得的成就

佛朗哥在他二十年的統治中，常常夸耀他的政权已經取消了階級斗争。佛朗哥的宣传机关不断努力，把这个国家說成是建筑在階級协调关系上的国家。

所謂階級协调关系的实际結果是把要求适当工資的人都监禁起来，而絲毫沒有触及到那些銀行家和其他金融寡头。

而生活費用的不断上漲，却應該由這一批人負責。這一事实在启发十八到三十五岁之間的新興青年工人的政治覺悟方面起了主导作用。这些工人在西班牙工人階級中占絕大多數。虽然有宣传机关作相反的宣传，但是他們仍然認識到独裁政权是金融托拉斯和大地主的政权工具，認識到这些人在西班牙正和在其他国家一样在无情地剝削着劳动人民。

这种日益提高的覺悟，为西班牙工人反对独裁政权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 1947年5月1日在維茲卡亚爆发的总罢工

法西斯政权在西班牙巩固以后所发生的大罢工中，有一次是1947年在維茲卡亚地方举行的总罢工。英国报纸“每日邮报”評論这次罢工时說，在这一个时期，保皇党人曾經完全吸引了国外的注意，認為它是反对佛朗哥的唯一有效力量，然而事实証明却是不起作用的，“毕尔巴鄂地方有組織的工人却向世界証明，工人階級反对派在西班牙国内仍然是一个應該予以承認的力量。”

毕尔巴鄂地方爆发的罢工所牽涉的工人有五万人。佛朗哥当局立刻就发动了一系列的鎮压活动，包括逮捕、开除、取消家庭与服务補助費等，来迫害罢工者。但是这些措施非但没有吓倒毕尔巴鄂的工人，反而加强了斗争。最后罢工运动規模更加扩大，致使被捕的人不但获釋而且还恢复了工作。

这次罢工从5月1日持續到8日，并且蔓延到了奎扑茲卡亚地方的重要冶金与軍火制造中心，如普拉散西亚·艾巴、艾哥巴和帕西杰等地。

然而这一次重要的罢工并不是一次自发运动的结果，而是由许多局部的罢工和各种各样的抗议行动以及一系列的斗争发展起来的。维兹卡亚和奎扑兹卡亚等地冶金工业中数千名工人参加了这些行动。牵涉的企业有“海运公司”、“维兹康尼亚公司”、“霍洛斯高炉”、“巴布寇克、威尔寇克斯公司”、“三角州公司”，同时巴拉卡尔多·艾朗地阿、桑塔·安纳·德波留塔、拉米亚科和塞斯塔阿等地也都发生了罢工。

在这些行动的过程中，成千上万的工人认识了自己的力量，并认识到怎样才能法西斯统治的情况下进行斗争，以及怎样从雇主和当局手中取得局部的胜利。正由于积累了这些经验，才可能有5月1日的总罢工以及有可能继续进行斗争。

在维兹卡亚5月1日总罢工的前后和罢工过程中所形成的团结不但使整个工人阶级运动得到巨大的推动，同时也否定了某些人认为工人阶级在法西斯统治的条件下不可能进行回击的说法。

自从独裁政权成立以来，工人阶级这时才第一次清楚地表明，虽然存在着许多障碍，但是它仍然是作为一个决定性的力量存在着。这一次罢工运动的经验对于以后行动的发展是具有重大的影响的。

## 1951年在巴塞罗那举行的 总罢工和示威游行

佛朗哥将军所实行的政策，使人民继续遭遇到愈来愈大的困难。用一些普通的统计数字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在1936

年每月支出200比塞大所能維持的生活水平，到1950年，就必須每月支出2,000比塞大才能維持到同一程度。但是在1937—1950年这一段时期中，工資却只增加了100%。1936年的每月平均工业工資是260比塞大，到1950年时，每月是500比塞大。

1950年12月17日，瓦伦西亚的“东方”杂志写道：“在过去的几个月中，生活費用急遽上涨，使中下阶层感到吃惊。”

1951年3月末，巴塞罗那当局批准将交通运输票价增加10%。巴塞罗那地方人民对这件事的回答是宣布抵制。六天之内，巴塞罗那的公共运输車輛中空空如也。这种斗争方式对于一百五十万巴塞罗那的工人来说，是特别困难的。其中有許多人要走相当长的距离才能到达工作地点。許多工人要步行两小时才能到达工厂。在抵制运动开展时，街道上还举行了許多次的示威游行，并且受到了镇压。

巴塞罗那是西班牙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也是首要的商业中心和港口，絕大部分商品都要通过这里。巴塞罗那省是西班牙四大主要省分之一（其他三个主要省分是馬德里、瓦伦西亚和維兹卡亚），它們的国民收入在西班牙的总国民收入中共占33.90%，而巴塞罗那和馬德里两省所占的数額就达到全国总額的24.06%，几乎等于四分之一。

3月12日的总罢工是全体一致举行的，对于都市和私人的运输机关都发生了影响。实业机构也参加了这次罢工，新聞报纸也不見了。几天之内，抗議行动就发展到了加泰罗尼亚省及其他工业城市。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人民群众获得了鼓舞人心的胜利，省长被迫撤銷了增加票价的命令。

全世界都受到加泰罗尼亚人民这一次伟大示威运动的感

动，当不可避免的报复落在示威运动的领导者身上，尤其是向杰出的人物格雷戈里奥·洛佩斯·賴蒙多进行报复时，全世界各地都提出声援，并起了巨大的作用，使那些被佛朗哥警察机关逮捕的人保存了生命。在这一抗議的浪潮面前，当局不得不把格雷戈里奥·洛佩斯·賴蒙多的二十年徒刑减为四年六个月。这是西班牙人民和国际声援所获得的第二次胜利。

但是1951年的总罢工和政治示威活动，并不只是对于提高交通費用的抗議。人民在抗議他們不可忍受的生活状况时，还提出了要求美国人滾出西班牙去的口号。这些美国人在国家事务和国家經濟中的影响是愈来愈明显了。美国人对西班牙的兴趣所以会越来越大，原因可以从薩福林先生的一篇报告中找出来。这位先生是美国派往西班牙的經濟代表团团长，他說：“在西班牙这个国家中，美元投資所产生的利潤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大三倍。”

人民認識到佛朗哥政权和美国在西班牙的干涉关系，就說明他們已經認識到了自己必須反对的真正敌人是誰。

反对佛朗哥主义的斗争已經进入了一个行动范围更加广闊的新阶段。

## 1954年在增加工資的战斗中 所获得的第一次巨大胜利

1953年9月，美西条約签字。这一条約实际上使西班牙成了美国的殖民地和进行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基地。

不过，佛朗哥和美国战争贩子的联合，并不能說明他有力量，反而只能証明他的弱点，說明他的政权在工人阶级的



反对下已經日益衰頹了。工人階級在內戰的流血鬥爭中已經鍛煉得象鋼鐵一般，而佛朗哥政權的經濟政策則使他們遭受了貧窮，同時，在1951年的教訓中，他們又豐富了自己的經驗。除此以外，中等階級的人由於受到壟斷資本家的壓迫，則日益產生對立情緒，反對這個由於缺乏本國人民的支持而日益依賴外國援助的政權。

在1953年，全西班牙發生了一個要求增加工資的巨大浪潮。政府方面提出反對的藉口是必須制止通貨膨脹，然而實際上，他們却是要繼續保證壟斷資本家的利潤。這一批壟斷資本家正在利用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的趨勢，從中漁利。

工人階級群眾受到巴塞羅那事件的鼓舞以後，繼續以更大的力量來進行鬥爭，爭取改善生活條件和提高工資，他們所用的方法是在加泰羅尼亞、尤茲卡的、阿斯土里亞和其他省的工廠中發動局部或全面總罷工。這些要求和行動，都得到了佛朗哥的職工會內部人員愈來愈大的支持。

佛朗哥政權由於想應付這些要求，所以便在1953年末公布了一道讓步的法令，允許對於某一部分工人特別支付一星期的工資。但是由於當時存在着不可抗拒的壓力，包括舉行總罷工的危險在內，迫使當局不得不把這種讓步擴展到其餘的工人身上。

工人們把這一種讓步說成是“塞嘴巴的錢”，它並沒有達到本身的目的。到1954年1月，政府又由於全西班牙發生了日益增長的騷動，被迫頒布了一條法令，規定基本工資增加10—15%。

從1953年6月勞工部長希朗的一個聲明中就可以看出，這一次勝利是由工人階級從政府手中奮力取得的。他說：“提高工資是我們決不能聽之任之的一種瘋狂行動。”

工人們受到这一次巨大胜利的鼓舞后，便繼續施加压力。其結果是縱使有法西斯領助人物的各种阴謀手段和压迫，工人們仍然迫使所謂的第三届全国工人代表大会通过決議，要求訂立最低工資，并按物价調整生活費。政府虽然对于这种要求充耳不聞，但是西班牙的工人却在繼續他們的斗争。

## 1956年——又贏得了工資进一步的增加 并且恢复了五一劳动节

从1955年到1956年初，工人階級的斗争繼續將罢工和抗議行动的浪潮扩展到全西班牙。数千工人在得勒沙的街头游行，他們的标語上提出了减低稅額、訂立最低生活工資、同工同酬等等的要求。同时，在巴塞罗那、散坦德尔、巴拉卡尔多和其他城市的工厂和作坊里，人們征集了几万人签名，要求政府实现第三届工人代表大会的決議。

在这种新的攻势面前，政府又一次地被迫讓步。以前政府虽曾拒絕增加工資，但在3月間仍然下令將基本工資分两次增加，在4月1日增加16%，到10月間再增加6%。这种增加对工人階級說来虽然是相当大的增补，但却仍然不足以应付日益增长的生活費用。于是騷动又繼續发展，以致在許多地方获得了更大的增加，使基本工資提高了30—40%不等。

在4月11日，也就是在官方公布增加工資的前几天，納瓦腊制鞋业中普遍发展的罢工运动又一次表现了工人群众的不滿情緒。运动很快就发展到了尤兹卡的。到4月18日，各种工业部門参加的工人已达到了140,000人左右。外国通訊

社一致強調这次罢工运动的秩序以及和平的性質，并認為其中所發生的騷动应由政府当局負責。然而政府当局对工人采取报复行动，在受到影响的工厂宣布“关厂”，企图用迫使工人失业的办法讓工人的行动完全失去合法地位，并且使他們在重新受雇时失去因长期服务而領受更高报酬的資格。

仅仅在奎朴兹卡亚一个地方，就有四十家左右的工厂中的工人受到了这种处理。不过这些企图都沒有能使堅定不渝的工人階級的战斗精神受到破坏。

当5月1日到来的时候，人民十分堅定地要把这个工人階級的传统节日变成另一次斗争的示威，以致迫使法西斯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宣布五一节为公共假日。这就惊人地說明了工人階級力量的增长。同时，这也是西班牙工人在法西斯政权下所获得的一次最大的胜利。

政府繼續努力，企图以高压手段中止广泛发展的罢工运动。但这种运动的战斗精神却清楚地說明，如果工資只增加那无济于事的6%，如果政府只采取这种措施，它就会成为使現存的运动爆发成一次总罢工的火花。

虽然增加工資对于政府薄弱的經濟基础发生了影响，然而政府还是不得不在压力之前讓步，允許进一步增加工資。这种增加虽然仍然不能滿足工人階級的需要，然而却是重大的增补，对于非熟練工人和日工來說尤其如此，他們的基本工資增加了50%。

尽管政府这时又允許工业资本家提高物价，但是無論怎样，那次获得的胜利总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不但击败了政府的“冻结工資”政策，而且使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天主教徒等不同傾向的工人通过經驗証明，他們斗争的胜利以及他們将来反对剝削与压迫的斗争的前

途，关键問題都在于他們的团结。

## 1957年在巴塞罗那和馬德里 举行的抵制交通运动

自从1956年初增加工資以后，物价不断上涨。“紐約先驅論壇报”在1957年4月7日談到这一趋势时写道：“根据可靠的官方材料，去年通货膨胀的趋势，使生活費用增加了30%”。并且补充說：“食品价格自从年初以来，就增加了30%。”4月和10月間所增加的工資，完全被生活水平的增加吸收掉了。

面对着这种形势，許多原先曾答应工人基本工資将和物价变化采取一致步調的职工会工作人員只好譴責政府的政策了。而那些一貫为佛朗哥政策辯护的全国职工会領導人員，这时日益陷于孤立。同时工人們現在也发现职工会社会部的工作人員与代表愈来愈同情他們的要求，并且愈来愈能够使这些組織变成自己的斗争工具。

巴塞罗那在1月14日，以及馬德里在2月7日和8日所发动的反对增加公共运输費用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发动的。

巴塞罗那和馬德里那个地方，在几天之中，有成千上万工人以坚持抵制一切交通運輸的行动表示自己对佛朗哥和托拉斯經濟政策的反抗。

馬德里抵制运动所获得的成功，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因为这个城市在許多方面和巴塞罗那有所不同。首先，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人口有一百万，是佛朗哥政府和軍隊以及长枪党、职工会等官僚机构的中心。其次，金融寡头和貴族

家庭都住在馬德里，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也在这里。除此之外，馬德里的人口中还有成千上万的商人、手工艺工人和小店主。

虽然有这些特点，同时还有一个庞大的警察机构，而且工人在实行抵制以前还預先提出过警告，但是政府却仍然无力防止这一件事情。

工人阶级和人民之間所形成的联盟，明确地显示出反佛朗哥力量在国内的发展。这些事件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直接反响就是2月末发生的政府危机。这一危机不但是政府的危机，而且也是佛朗哥將軍和长枪党独裁政权的危机。

长枪党总書記阿累斯被降职为一个二等的部长，即房管部长，同时，象馬丁·阿塔霍、穆尼奥斯·格蘭德將軍（前蓝色师团总司令）以及巴列拉諾公爵等著名人物都退出了政府。这些事情清楚地說明，反对佛朗哥的运动在天主教人士、軍界人士和保皇党人士圈子里已經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接着发生的內閣改組，意味着独裁政权的扩张，然而支持它的基础却更加狹隘了。这一点从新內閣的組成人員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以巴塞罗纳和馬德里的抵制交通運輸为頂点的一系列行动，使得独裁政权极为孤立，陷于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这个时期中，各地工人都发动了斗争，爭取使1956年10月間所准許的增加工資再多加一些；同时也反对政府所发布的某些措施，这些措施允許雇主将現有的生活福利費算作官方批准的增加工資的一部分。

在新內閣成立的头几天，阿斯土里亞就爆发了規模巨大的罢工运动，这是由希洪地方卡穆查矿的工人发动的。在罢工时，“馬利亚·露沙”矿的工人举行了一次靜坐罢工，来

支持他們增加工資的要求。虽然有警察的恐吓，矿工的妻子們还是到矿坑口上来示威。他們的行动在整个西班牙激起了一次热烈的浪潮。

这一年連續发生的抗議行动和罢工清楚地說明了人民之中情緒的轉变，說明了反抗独裁政权的力量在日益增长，而且也說明要鎮压这种斗争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 1958年的大罢工和全国和解日

由于这样的形势，1957年初所举行的前述工人代表的选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新当选的工人代表絕大部分都是青年人，是属于新生的一代。他們和年紀較大的以及經驗更为丰富的工人結合起来，正在日复一日地激起阶级觉悟和新的斗争精神。现在对独裁政权进行斗争，虽然要遭遇到駭人听闻的困难，但是事情也还是照样进展。

在西班牙，近几年来已經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每一个发展的步骤都比以往更加英勇，人們将合法的和非法的斗争方式結合起来，而且使工人阶级中一部分新的力量参加了行动。甚至連那些感到不滿和失望的长枪党人现在也跟着在一起工作的工人共同提出工资方面的要求，参加支持被监禁者的行动，参加爭取組織工会自由的斗争和改变政权的斗争。

1958年2月，爆发了一次新的强大罢工运动，持續达两月之久。这一次是西班牙最重要的矿业中心阿斯土里亚领头，为改善生活条件而斗争。西班牙最重要的工业区立即就发生了反应，如加泰罗尼亚的紡織业中心；巴斯克区的冶金业，薩貢托的“高爐冶炼厂”和維伦西亚的“木材工厂”等，都参加了斗争。好几百个工厂和企业都受到这次斗争的

影响。在阿斯土里亚参加这次行动的工人有三万五千人，在加泰罗尼亚则有五万人以上，巴斯克区、薩貢托和瓦伦西亚则有数千人。

佛朗哥及其支持者，为了要减少罢工运动对于輿論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就要把責任归之于从外国渗入的破坏分子的活动。然而英国的“每日先驅报”却透露了罢工的真正原因。这家报纸的报道說：“西班牙工人的平均工資只达到其他西方国家工人工資的一半左右。”

在矿工罢工运动之后，当局逮捕了二百多人，这一行动又激起巴塞罗那的工人举行了另一次支援性的罢工。

在各个战綫上领导罢工的就是职工会中的工人代表。在巴塞罗那被逮捕的四百多名工人中，政治倾向是极不相同的，从共产党员到天主教徒都有，其中包括无政府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虽然軍事法庭审讯了阿斯土里亚的伊希尼奥·坎加以及巴塞罗那的米格尔·穆內斯等领导人物，企图以他們分别是共产党和加泰罗尼亚統一社会党党员作为罪名而加以判刑，但是工人、甚至于軍事法庭的人员都清楚地認識到，这两个人主要都是由于作了罢工运动的領袖才被分別判处二十年和十五年徒刑的。

虽然对罢工运动采取了这些措施，但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和政治紧张局势还是繼續增长。那些罢工运动仅只是1958年5月5日——全国和解日大規模游行示威的序幕。作为这一抗議行动的基础所提出的要求和口号，对于从工人阶级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各个社会阶层說来，都是可以接受的。这些要求都是反对政府的經濟政策和生活費用，要求赦免由于社会和政治原因而被监禁或放逐的人们，要求恢复民主自由。

5月5日的示威游行是全国規模的反对佛朗哥將軍独裁政权的抗議运动。和工人階級一道参加的，还有大量的农业工人以及广泛的工商业中小資產階級阶层。总共有好几百万西班牙人参加了这次运动，这是走向更尖銳、更明显的反抗运动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它的效果直接表现为工厂、作坊以及其他工作地点的战斗精神的高涨，而且，职工会中的工人代表會議以及职工会社会部的战斗精神的高涨也是不可忽視的。

一次工人階級騷动的新浪潮席卷了全西班牙。其中有一个明显的因素是各种工业部門的工人代表支持了工人的要求。这种趋势实际上为創立一个全国工会反对独裁政权以及法西斯职工会的广大运动創造了条件。

自从5月5日以后，又出现了另一个新的因素，这就是农业工人和农民中反对政府当局的情緒日益增长，这些人当中包括一部份大农户。

由于最近这些运动的領袖都受到了很重的刑罰，工人階級的工資要求以及为被捕者抗議的行动就有合为一体的趋势。支持被捕者的行动正日益加强，并且和爭取改善生活条件的要求齐头并进了。

近年来，正如上述事实所說明的，西班牙工人階級和人民的斗争一直在不断增长。

从1947年爆发維茲卡亚总罢工的那一年，上溯至內战結束时期，一共經過八年的时间。在这一段时期中，工人階級无力发动大規模的行动。但是这以后过了四年，在1951年就有巴塞罗那的总罢工爆发。而在1951年后的三年中，連續地爆发了一系列爭取滿足政治經濟要求的工人階級斗争，并且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 在爭取以和平民主的政权代替 独裁政权的过程中，劳动人民的斗争 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这些伟大的斗争結了果实，已經使西班牙的政治形势受到深刻的影响，使反对法西斯独裁政权的剧烈政治运动复生。

当然这并不是說长枪党控制的国家就不具有法西斯性質了。正相反，这个国家仍然没有一个能保証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宪法，只有以独裁的和反民主的长枪党政綱为基础的所謂基本法。这样就繼續了这二十年来一直維持着的政策，其內容就是为金融寡头的利益而大力剝削与压迫广大人民。

工人阶级的伟大斗争暴露了統治政权的弱点，暴露了它的腐朽，而且它那残暴的法律也已經不能象以往那样恫吓人民了。正象預料的那样，随着現政权政治生活的腐朽，政府高級官員也就相应地日益腐化了。事情已經发展到那些丑聞都变成了公开秘密的程度，例如最近透露非法外逃的資金竟达到二亿八千万比塞大之多。

佛朗哥为了要保持他的政权，便将西班牙人民分为“民族主义者”和“赤色分子”两类，企图繼續維持內战的精神；然而这个政策却愈来愈不能收效。佛朗哥在1957年的一次发言中，甚至以要发动另一次內战作为威胁，他說：“我們在完成历史任务时，如果受到了阻碍；在我們伟大的十字軍的道路上，如果有任何势力要出来阻挡，它們就会被我們的蓝衫紅帽的健儿們无情地扫蕩掉！”佛朗哥說这些話，是想夸张宣传內战的恐怖性，以威胁許許多多要求改变政治局

勢而又惧怕內战的人。然而，这种威胁却愈来愈沒有效力，在新的力量对比之下尤其是如此。

在痛恨共和国的各界人物中，有許多人后悔当初不應該支持独裁政权。由西班牙历史发展所提出的許多社会和政治問題急待解决，这一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日益清楚地認識到了。例如，在自由主义者中就存在着进步团体，并且对許多社会問題发生了深刻的兴趣。某些天主教人士也存在着同样的兴趣。

总起来說，在西班牙的各种政治与社会力量中，人們对于工人階級与人民爭取西班牙获得民主前途的斗争不但感到兴趣，而且表示十分同情。同时，对于絕大多数知識分子說来，社会主义陣营的存在及其經濟、文化和科学方面的惊人成就，不可避免地要日益成为他們的精神食粮，至于官方的反宣传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西班牙社会思想的这种轉变，产生了一个嶄新的形势。佛朗哥將軍企图提出內战时效忠于哪一方面的問題来，但这一点已經不能成为西班牙人的分界綫了。現在，內战已經日益被認為是一个历史的行动，它的后果必須加以消除。全国和解被認為是更換独裁政权的唯一方法，也是西班牙人不使用暴力解决本身的自由問題以及民族与經濟发展問題的机会。

西班牙劳动人民在內战中受苦最深，他們感到西班牙的政治必須要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他們要求以和平和不流血的方式来达成这种轉变。唯有劳动人民最希望內战时对立的作战双方和解，中止西班牙政治中的仇恨、狂暴主义和不寬容精神。唯有他們最迫切地要求終止西班牙国内的强权政治，并且希望举行正式的自由选举。在这种选举中所有的社会团体都有自由来表示意見和投票，以便保卫自己的世俗、宗教

和其他权利。

我們在西班牙的同志們，提出左翼与右翼各团体和各流派之間达成和解，这样就可以保証西班牙人所渴望的轉变能以和平方式达成。工人階級所发动和领导的行动，日复一日地提出实例，証明共产党人、自由主义者、共和主义者、天主教徒以及巴斯克、加泰罗尼亚、加利西亚的民族主义者、无党派人士和感到不滿的长枪党分子等人要团结起来是有可能的。他們不顧政府的压迫，起来参加斗争，爭取提高工資，改善生活条件和社会的民主自由。这些力量，从法西斯主义打击下恢复过来以后，正在团结起来帮助有意从事推翻独裁政权的人。

大学生中存在着資產階級各阶层的代表，他們也表现出自己反对西班牙大专学生联合总会，現在他們都必須参加这一总会。同时他們也反对自己必修課程中的蒙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宗教的教材。由于在法西斯政权下前途沒有着落，学生們都感到厌恶，因而越来越多地参加斗争，爭取建立另一种政权，使他們能充分运用自己的专业特长。

知識分子在自己可能的範圍內，也对政府当局表示了无声的反抗。此外，他們的反抗还表现为反对書籍、报纸、电影和剧本的检查制度，反对禁止和社会主义陣营互派科学、文化代表团的禁令。

非垄断資產階級的广大雇主阶层，以往是支持独裁政权的，近年来也不支持政府当局了。他們受到經濟利益的驅使，在許多情形下甚至还走到反对政府的方面。西班牙資產階級中这一重要的阶层，多年来沒有充分地認識到独裁政权經濟政策的后果，这一后果主要是由工人和农民承担的。但是人民的購買力日益降低，随之就产生了生产与消費方面的

危机。同时，在国内市場上由于具有特权的国家垄断資本家的竞争和控制，而取得出口市場又极困难。于是，利潤的边際便縮小了，許多小工商企业都被迫亏本經營。

和美国簽訂的許多協定，使西班牙必須支出大量的附加开支来建立軍事建筑 and 購買軍备。除开大垄断资产階級控制的企业以外，其他各方面的經濟利益都直接受到了賦稅負担的影响。

其結果是，許多小企业主越来越感到需要和平地改革政權，因为这样就能中止垄断資本家的絞杀，并且能发展一种国内經濟，保証輕工业有存在的余地与发展的可能。

普遍不滿的情緒，甚至渗透到佛朗哥政權賴以活命的陸軍和武装部队中去了。

佛朗哥为了取得軍隊中高級軍官和將軍們的支持，就派他們当国家銀行、垄断組織和大私人企业的董事和經理，縱容他們普遍貪污腐化，就是由于这一批軍隊方面的死硬派，才使得西班牙在对外政策方面屈从于美国之下。这种政策使得西班牙变成了五角大楼的战略基地，破坏了西班牙传统的中立，因而使西班牙面临着卷入美国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严重危险。

另一方面，青年工人、学生和农民被征入伍后，把他們的社会观点带到軍隊中去了，这种观点是从劳动人民的生活中产生的。

大部分的陸軍軍官，尤其是年輕的軍官，都具有爱国主义和标准軍人的思想，和那些腐化的將軍們大不相同。这一种不安情緒通过軍事法庭表現得清清楚楚。在內战結束的二十年以后，軍事法庭依然被用来作为鎮压各种政治与社会团体的平民的工具，而罪过就是参加或同情和平的示威。

賽勒斯·里奧·蘇茲貝格<sup>①</sup>于1959年2月10日在“紐約時報”上发表一篇文章，評論人們反对把西班牙的独立出賣給美国帝国主义的政策，他写道：“軍隊中对于外国軍隊駐扎在西班牙的問題存在着忿怒情緒。許多青年軍官都希望把佛朗哥所放弃的传统中立政策恢复过来。”在这种願望中，軍官的爱国主义是和人民大众的热烈希望相符合的。

应当強調指出的是，青年一代在这种有利的轉变中所起的作用。在佛朗哥独裁政权統治的二十年过程中，年齡大部分在20—35岁的这一代已經成长起来了。他們虽然没有参加內战，但却必須忍受法西斯胜利的政治与經濟后果。这一代人被剝夺了最基本的經濟与政治权利，然而他們在国家生活中不願扮演被动的角色。他們以青年的热誠推动和加强反对佛朗哥暴政的运动，在工人、学生和知識分子目前的斗争中涌现了不少最杰出的活动家。

現在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工人階級所领导的反对佛朗哥政权的运动包括了西班牙国内各階級和社会团体非常广泛的阶层，其結果是造成了有利于和平改革政权的客观条件。这些左翼与右翼的各种反对势力可以团結到什么程度，又将决定战斗的紧张程度和斗争要延长多久。现存力量的团結可以构成一个强大的反对势力，使得佛朗哥政府无法长期抵抗。

## 佛朗哥政权的高压政策

独裁政权統治的二十年，对于西班牙人民說来是一段残

<sup>①</sup> 賽勒斯·里奧·蘇茲貝格 (Cyrus Leo Sulzberger) 是美国“紐約時報”的評論員，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譯者

酷压迫的时期，而残酷压迫对于保护煽起1936年7月18日法西斯叛乱的一小撮富有的地主和资本家阶级的特权说来，正是必不可少的。死刑、军事法庭和政府法令，是高压政策的基本的部分。成千上万的西班牙工人被监禁了。好几千人被火枪小组暗杀和处以死刑，此外还有好几百人一直到現在仍然被关在监狱中，陷入了缓慢的死亡境地，不能和家人团聚；而这一切都是对他们战斗精神的报复。

运用最剧烈的高压手段的对象，就是组织工人保卫自己的生活水平和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的领导人。独裁政权成立后的最初几年内，就有好几名工人领袖和英勇的反佛朗哥战士在遭受最残酷的刑罚折磨后被处死。另一些人则在遭受折磨后，被判无期徒刑。

现在佛朗哥继续在执行着内战时期开始的这种高压政策。虽然这一政权目前的弱点使它不能继续干出内战刚结束后所发生的那种残暴勾当，然而它还继续保持着全部法西斯警察国家的特性。

## 高压政策的法律与方法

西班牙的工人甚至缺乏大多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所具有的最基本的社会权利，如罢工权、集会结社权、出版自由以及组织独立与自由的工会的权利等。只要有人稍为尝试行使这些权利，马上就会受到残酷的处罚。

所谓工人宪章的第二条宣布：“一切危害正常生产步骤的个人与集体行动，均以危害国家罪论。”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以下列规定详细补充了上述一段话：“组织罢工的行动，是一种犯罪行为。”“发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均将处

以六至十二年的徒刑和五万比塞大的罰金。”关于参加罢工运动的人，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这种犯罪者“将处以六年以下的徒刑和相应的罰金。”

工人们如果被告发具有罢工行动，一般都按军法处理。军法中将罢工说成是“军事叛变”行动，并处以死刑或三十年以下徒刑。

在1956年的工人阶级活动中，佛朗哥政权对于巴斯克、纳瓦腊与加泰罗尼亚的工人发动了一次镇压的浪潮，在被逮捕监禁的无数罢工者中，有职工会的工人代表和其他方面被选出的工人代表。

在1951年1月巴塞罗那的抵制交通运动中，警察也逮捕了好几百名政治见解不同的工人。

在1958年3月的阿斯土里亚矿工罢工中，政府宣布该区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增调镇压部队。阿斯土里亚工人被捕的有二百多人，其中有許多是职工会工人代表和原先有过反佛朗哥行为的工人。

加泰罗尼亚、奎扑兹卡亚和維兹卡亚等地，在1958年的斗争中，有好几百工人被捕。单是巴塞罗那一地，就有四百工人被拘留，其中包括各职工会的工人代表，甚至还有天主教行动会的会员。许多人被解雇了，而且被革除了职工会的职务。

在全国和解日以前的这个时期中，警察审讯了好几千工人，企图对他们进行恫吓，并逮捕了数百人。

警察镇压的另一特点是：军事法庭或民事法庭对被控具有罢工或从事其他活动的人，都可以根据他们以往任何反佛朗哥的行动记录给他们加上肇事者的罪名。如果其中没有这种人，法庭就自动地将年纪较大的人当作领导人，科以重

刑。

根据佛朗哥的法律，任何人被捕三天内就必须释放或在法庭中起诉。然而实际上政治犯却被剥夺了这种权利。他们在拘留期间，无一例外地受到拷打和酷刑。其中埃米利亚诺·法夫雷加斯，曾连续被拷打了三天三夜，并且被铐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二十九天。

纺织工人的领袖胡安·凯叶尔被连续拷打了好几天，同时被迫去看他的妻子被警察拷打。

在警察总署的这一类拷打中，反佛朗哥领袖米格尔·努涅斯一只手腕被铐在一根烧热的铁管上，悬挂了三十小时，然后又连续不断地受到刑讯，从1958年3月30日到4月29日，这种情形，一直没有间断。

从刑法说来，“关厂”本身虽是非法的，而且也是“煽动的罪行”，但在加泰罗尼亚与巴斯克区发生罢工运动时，独裁政权本身就关闭了很多工厂，企图用饥饿使工人屈服。在许多情形下，这种“关厂”还是违反了个别雇主的愿望强迫实行的，这些雇主本来准备答应工人们的要求。政府当局强行“关厂”的同时还取消了工人的一切特殊权利，即取消他们的劳动合同以及领取长期雇用与长期服役的补贴费的权利等等。

由于最近局势的发展，政府当局也加强了他们的压迫手段，传讯在职工会或工厂中被选为代表或代言人的工人，并且威胁着要解雇他们。如果有罢工爆发时，情况就更严重。在最近的罢工运动中，有好几十个工人代表被捕，并且由于警察和职工会官方人物的压力而被解雇。其中有许多人还被军事法庭判处了特别残酷的徒刑。如冶金工业职工会社会部的工人代表萨拉戈萨地方的安东尼奥·罗塞耳便被判处了二



十年徒刑。阿斯土里亚一个水泥工厂的工人代表伊希尼奥·坎加也被判处了二十年徒刑。

职工会的高级人员和警察当局配合起来，一同迫害工人代表，并且经常想方设法来限制甚至是这些工人代表所应有的合法权利。

現存的軍法已經很残酷的了，但在按軍法审讯的案件中，大半都是根据特殊紧急法令量刑的。值得注意的倒是，軍事法庭在许多情况下所作的判决，都比起訴者所要求的刑罰要輕。

到1957年末，佛朗哥为了加强镇压并且对政敌科以最大限度的刑罰，于是便成立了一个特別軍事法庭，在全国开庭审讯。法庭庭长是恩里克·埃瑪尔上校。他在独裁政权統治二十年期間所主持的审讯次数和他要求判处死刑的次数，都使他臭名远揚。

几乎在所有按軍法审讯的案件中，不論是准备起訴，还是在軍事法庭实际审讯过程当中，被告都无权請平民律師。辯护的工作由派定的軍事人員担任，而这个軍事人員总是在开庭审讯前几个鐘头才接到一份起訴書。

在1958年，有好几十名工人被軍事法庭判决为犯有“軍事叛变罪”，原因是他們参加了馬德里、巴塞罗那、阿斯土里亚和其他地区的罢工与示威游行。

1958年6月20日，巴塞罗那的軍事法庭判处埃米利亚諾·法夫雷加斯和二十个其他反佛朗哥工人七年以下的徒刑，罪名是他們組織和参加了1958年1月举行的巴塞罗那抵制交通运输运动。

1958年11月15日馬德里又举行了另一次軍事法庭审讯，对薩拉戈薩地方的安东尼奥·罗塞耳判处了二十年零一天的

徒刑。和他一同受审的人，被判处八年到六年的徒刑不等。

过了几天以后，这一军事法庭又判处了著名的工人领袖莱昂西奥·佩纳二十年徒刑以及判处了何塞·玛丽亚·拉索十二年徒刑，罪名是他们帮助组织了前一年5月的全国和解日。

1958年末，又举行了好几次军事法庭审讯，其中包括前面已经说过的伊希尼奥·坎加和一群阿斯土里亚矿工的审讯。他们的罪名是1958年3月间曾举行了罢工，被判处四——二十年徒刑。在巴塞罗那地方，米格尔·努涅斯和十八个其他的工人，被控以组织罢工的罪名，努涅斯被判处二十年徒刑。其他的人，除开三个被告以外，都被判处二——十二年徒刑。

判处这样骇人听闻的徒刑，就使工人们加深了正义的忿怒，并且使西班牙人民加强要求中止紧急法令以及由军事法庭审讯持有某种政治见解和力图恢复自己的社会和政治自由的人。

## 西班牙的政治犯

经过二十年的法西斯统治后，西班牙的监狱一直监禁着好几百个这样的犯人，他们虽然已经服满了大部分刑期，但是却无法受到佛朗哥在国内和国际压力下所准许的赦免。

1958年6月11日，巴黎的“费加罗报”发表了佛朗哥将军的一篇谈话，这位独裁者在这篇谈话里庄严地宣布西班牙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政治犯了。听到这个声明之后，布尔果斯监狱的政治犯立刻向联合国提出了一个文件，其中所叙述的事情有一桩是：

“在这座中央監獄（布尔果斯）里，有許多人已經服滿了二十二、二十、十八、十六和十三年的刑期，在他們被捕以后，已經有新生的一代，而他們却无緣見到西班牙象歐洲其他国家一样恢复民主自由。

“当局不断地对这些人进行压迫，他們和家屬的通信是有限制的，而且要受到检查。甚至連刑法中規定的合法权利也被剝夺了。他們甚至不能閱讀官方的日报以及政府发行的評論刊物。他們不断地受到无理的惩罚。……”

1958年11月間，有一千多名政治犯从西班牙的監獄中向全世界人民发出了一項沉痛的呼吁，指責佛朗哥政府在教皇約翰二十三世当选时所批准的“大赦”这一出悲剧性的騙局。呼吁中說：

“在一千多名被認為‘案情特殊’的政治犯中，只有不到一百人由于佛朗哥的‘大赦’而恢复了自由，其余的人都仍然在監禁中，而沒有恢复自由的希望。

“我們現在仍然被監禁在布尔果斯、杜爱索、圣·米塞·爱尔和阿尔加拉·德赫納尔斯等監獄中。我們从这里向同胞們呼吁，并且向全世界有良心的人呼吁，請大家来指責佛朗哥所謂的大赦这一幕卑鄙的丑劇，請大家指責繼續監禁我們的这样的当局虐待狂。

“上次大战的战犯，包括斯潘道<sup>①</sup>的战犯在內，都已被释放回家好多年了。然而西班牙境內仍然有好几百人由于內战的結果，一直从1939年監禁到現在。”

然而，工人階級是不能讓这一动人肺腑的呼吁書所說明的境况延續下去的。他們对于佛朗哥政权下的这些牺牲者开

<sup>①</sup> 柏林郊区地名。——譯者

展了日益壮大的支援运动，在許多情形下，都迫使当局不得不讓步。全西班牙各地的工厂和作坊都在筹集基金，援助被监禁者和他們的家属。許多律师也在为政治犯們辯护和采取行动。

西班牙全国要求大赦政治犯并讓被放逐的反佛朗哥斗士自由回国的呼声正在日益壮大。在城市和乡村、在工厂、作坊和企业中，数千人签名的請願書正在呼吁大家帮助政治犯并呼吁释放政治犯。

## 国际的支援和世界工联对 西班牙工人的帮助

西班牙工人在法西斯政权下不断地进行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艰苦斗争，反对佛朗哥独裁統治。他們一直并且將繼續获得全世界工人及其最具有代表性的組織——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支援。

1945年許多国家的工人創建了世界工联，这些国家中有許多遭受了严重的損失，并承担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負担。世界工联的建立是工人階級运动中一項特別重要的事件。这个新的組織以其共同綱領为基础团結了五十四个国家中的六千五百万工人，其共同綱領体现了全世界工人在一个規模巨大的国际工会运动中的願望和意見。

世界工联忠实地遵守了它的組織章程中所提出的这个綱領。这一綱領包括以下各項任务：即不分种族或宗教与政治观点，将全世界的工会都团結和組織到自己的怀抱中去；爭取消灭一切形式的法西斯政府和法西斯主义的表现；爭取持久和平，反对战争和造成战争的根源；組織各国工会共同斗

爭，以反对向工人階級的經濟、社会和民主权利进攻，以爭取逐步提高工資、减少工时、改善工人們的工作条件；爭取社会立法，保証工人和他的家庭不受失业、疾病和老年的影响；采取其他措施保証工人的社会与經濟福利。

由于坚持这一綱領的結果，世界工联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威信和影响都大大提高。在它存在的十三年当中，會員已經由六千五百万增加到九千二百五十万人。世界工联的代表性还不能单纯地从會員人数去理解，更重要的是唯有这个工会組織才包括了社会主义国家、資本主义国家、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工会。参加这个組織的有苏联的工会、中国人民的工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会、法国总工会、意大利总工会、印度的全印工会大会、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和其他許多国家的工会。

在世界工联所召集的国际代表大会和討論会中，西班牙人民的代表发言时受到了大家的敬慕。当他們描述自己和全西班牙人民一起反对法西斯暴政和剝削、爭取改善工人的生活与工作条件，以及指責西班牙工人所受的罪恶迫害时，总是能在各国工人中引起热烈的反应和一致的支持。

世界工联一直忠实于自身的原則与目标，表现了与全世界工人团結的願望。所以从成立时起就对于西班牙工人階級的斗争提供了精神与物質的援助，并且在国际范围内組織規模巨大的群众运动声援被迫害的西班牙工会斗士，反对佛朗哥政权，迫害工人階級的法令、高压手段和暴政。它号召全世界的工人和工会采取支援的行动。

人們还經常向联合国組織以及国际劳工局提出呼吁，对西班牙缺少工会和民主权利表示抗議。

世界工联在1945年举行第一屆代表大会的时候，記錄上

曾經記載着大家一致同意援助“西班牙人民爭取成立民主和自由选举的政府的要求，这种政府将把主权归还人民。”并且支持西班牙人民求得彻底解放的斗争。

世界工联于1947年在布拉格召开的理事会，以及1949年在米兰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时都重申了对佛朗哥的谴责，并再一次声明支持西班牙人民的斗争。

由于西班牙国内的政治犯向世界工联提出呼吁，控诉他们所遭受的非人道待遇，世界工联在1952年3月便重新发动了一次规模巨大的运动，抗议佛朗哥西班牙对政治犯的待遇。

1953年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三届代表大会，谴责美国和西班牙所缔结的单边协定。这个协定是一个工具，将使西班牙成为“五角大楼所鑄造的侵略鎖鏈中的一个主要环节。”并呼吁工会和工人不分彼此地支援西班牙的工人阶级和人民。

1954年12月，世界工联理事会在华沙开会，又一次谴责了佛朗哥政府对西班牙人民和工人所进行的迫害和恐怖活动，并重申他们对于一切被佛朗哥政府迫害的爱国志士的同情和支援。

1956年6月，世界工联发表了一项声明，强调指明西班牙工人罢工运动的重要性和他们的要求的正义性，并呼吁全世界工人和工会“对于西班牙工人的斗争表示支援。”同时又說：“我們不但需要支援西班牙工人为自己的正义要求所作的斗争，而且也要为那些在佛朗哥的恐怖統治下的受难者爭取自由。”

1957年2月，世界工联对于西班牙工人在巴塞罗那和馬德里抵制交通運輸运动中所表现的英勇战斗精神致敬，并且說，西班牙人民这些斗争“激起了全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同

情和敬仰。”

1958年3月世界工联提出了一项总呼吁，要求工人和工会組織抗議佛朗哥軍事法庭所宣布的野蛮判決。

1958年7月，世界工联組織的“世界工联第一次青年工人代表大会”，对于西班牙国内加强迫害措施表示憤慨，并呼吁全世界青年工人“表示抗議，要求西班牙当局頒布大赦令，释放社会和政治犯，并取消特种軍事裁判。”

最近西班牙軍事法庭对于西班牙工人和反法西斯分子宣布了駭人听闻的判決，这一判決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憤怒，世界工联表达了这个意見，向西班牙政府提出了抗議，并呼吁全世界的工人階級起来要求終止这种法西斯审讯和释放被监禁者。

所有这些決議和行动号召都說明了世界工联在不断地为支援西班牙人民而进行斗争，由此而得到的声援已經在国际和国内发生了反响。

世界各地的工会和工人所举行的會議都通过了決議，支持西班牙的斗争。同时还不断有工人代表团到佛朗哥的大使館中去表示意見。

成千上万封的抗議函电向联合国組織涌去，并且向世界各国政府与工会中心涌去。这些行动不止一次地迫使佛朗哥当局讓步。

虽然有好几十个斗士牺牲在佛朗哥恐怖統治之下，但是有其他許多人如西班牙工人总会的领导人何塞·薩图以及全国工人联盟杰出人物恩里克斯·馬科斯·納达耳等，却从佛朗哥的刑架下被救出来了。西班牙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的抗議运动不但防止了某些更野蛮的进攻，而且也迫使西班牙当局对于判決作了重大的减免，为工人階級杰出的战士保持了自

由。

世界工联发动和组织国际支援帮助挽救了许多西班牙人的生命，并且激起和直接支援了西班牙工人阶级的斗争。

西班牙工人代表在世界工联第四届代表大会上发言说：“我们在许多年中一直从世界工联及其所属组织中得到国际的支援，谨此表示我们热烈的谢意。”接着又说：“每一次同情我们斗争的信件以及要求释放政治犯和举行大赦的决议都加强了我们的信心，我们要在西班牙争取自由和民主，争取西班牙人民的新生活，争取世界和平。”

对于政治犯和流亡的反法西斯人物的大赦将意味着二十年不公平统治的纠正。

现在西班牙还有成千上万最优秀的儿女由于保卫共和国建立的自由制度而被关在监狱里，许多为争取适当工资的工人还继续受到迫害，甚至有些人仅仅是抱着反对当局的意见也继续不断地受到迫害。在这种情形下，内战的幽灵将继续缠绕着西班牙。

从另一方面说来，一次大赦却可以促进和解的精神。西班牙人为了避免战争的危险和解决西班牙人民面临的经济困难，就必须具有这种协调的精神。

世界工联在声援西班牙人民的行动中不断要求终止西班牙国内的迫害，并一再呼吁所属机构和全世界工人加强行动，支持西班牙的政治犯和佛朗哥政权下的牺牲者。

今天，在西班牙内战结束二十年之后，世界工联以更巨大力量要求佛朗哥大赦政治犯和被迫流亡的人。我们知道这一个新的呼吁必将在全世界工会、工厂、作坊和办公室中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世界工联坚信，各国的工人和工会会员既然已经表示了



自己的声援，今后一定会不分彼此地更加努力爭取把佛朗哥的牺牲者从法西斯暴政的手里拯救出来。

同时，世界工联也向西班牙工人致以热烈的敬意，并保証繼續声援和幫助他們。

在英勇的工人階級领导下西班牙人民的行动已經沉重地打击了佛朗哥將軍独裁政权的稳固性。世界工联坚信，西班牙人民的团结斗争加上国际的支持，将成功地結束佛朗哥暴政，并在西班牙建立一个民主、自由与和平共处的政府。